



无界散文

香巴拉

张鸿·著

散无
文界

+

香巴拉

张鸿·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香巴拉 / 张鸿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78-4532-8

I. ①香…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6009号

书 名 香巴拉

著 者 张 鸿

责任编辑 李向丽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32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32-8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

在香格里拉转圈	/ 001
松赞林寺的转经筒	/ 004
3 路车通向松赞林寺	/ 011
2006, 香格里拉	/ 016
洛克: 卓越的行者	/ 028
在泸沽湖遇上一次葬礼	/ 034
自由岁月	/ 039
含泪播种的, 必欢呼收割	/ 045
奔子栏的此里卓玛	/ 050
我就想做个土司	/ 056
我的摩梭兄弟	/ 061
在吉祥的阳光照耀下	/ 068
独龙江, 那一刻我无语	/ 074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 079

文面的喃奶奶 / 085

夜有一张脸 / 091

我“溜”过了怒江 / 096

众神汇聚卡瓦格博 / 100

行走的声色元阳 / 109

路那山里的女土司 / 114

听,阳光穿窗而来 / 120

建设的建,风水的水 / 128

时空遗忘的角落 / 132

大山深处的欧式小镇 / 136

那些感动过我的事物(代后记) / 140

在香格里拉转圈

“这里有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的湖泊，徜徉在美丽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净如明镜的天空，金碧辉煌的庙宇，这些都有着让人窒息的美丽。纯洁、好客的人们热情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这里是宗教的圣土，人间的天堂。在这里，太阳和月亮就停泊在你心中。这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你读了这段话吗？这是“Shangrila 香格里拉”，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的位于中国藏族生活区的一个美好的地方。这里，住着以藏民族为主的数千居民，居民的信仰和习俗不相同，有儒、道、佛等教派，彼此团结友爱，幸福安康。各教教派、各民族，人与人、人与自然都秉守着“适度”的美德。只有适度是完美的，才会远离罪恶。香格里拉社会祥和安宁，是自然与人的和谐。

我甚是好奇，希尔顿写作之时并没有来过中国，他何能写出如此畅销的一部书籍？

该书的中文译者考证后说，希尔顿的创作灵感来自奥地利裔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1924年到1935年在云南省西北部探险期间写就、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照片。约瑟夫·洛克其人确是与滇西北有过不解之缘的传奇人物。当地人对这位寄情于高山峡谷之间、踏遍了中国西部壮丽雄奇的雪山冰峰、与穿藏族服装的纳西助手们相濡以沫的西方人有着抹不去的记忆。而滇西北这片世外桃源般的神奇土地及其文化，便是终

身未娶的洛克大半辈子的精神依托和伴侣，以至于他到弥留之际都“宁愿回到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死去”。

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在西方社会文人学士必读的著名刊物《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把富于异国情调的滇西北民族风情以及雪山冰峰的气息带进读者的视线和脑海，引起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注意和兴趣，并引发了其对“香格里拉”意境的创作灵感，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们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

同时让我关注的还有无数的传教士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此传教，最终目的为何？也许不光只是在宗教方面取得胜利。1899年，英国园艺学学者威尔逊来到中国，并先后五次进行生物收集，他曾经写道：“在整个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不栽培数种源于中国的植物……园艺界深深地受益于东亚，这种受益将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增长。许多原先称为印度和毛里求斯的杜鹃，及其他许多美丽的鲜花，其实原产于中国。”苏联植物地理学和遗传学大师瓦维洛夫也说过：“毫不夸张地说，有数以千计的观赏花木起源于中国，这些花木可见于世界各地的花园，尤其是美国。”

几百年来，那些老外拿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扳着指头算算，我先后十二次去云南，主要都在三江流域汇合处转圈。而这一地区从地理意义上都划归为“大香格里拉”。

丽江、泸沽湖、香格里拉、德钦，往上 is 西藏；

大理、贡山、独龙江、察隅，再往上还是西藏；

德钦、得荣、稻城，就到了四川。

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概念“香巴拉”，有人认定，那个外国人书中的香格里拉（《消失的地平线》提到的）就是来源于这个概念。我一直感觉应该把“香巴拉”来代替“香格里拉”，但仔细琢磨，还是少了一些内涵。香

巴拉，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游牧或者充满农业文明的理想国。而香格里拉，从它的音韵或者给人的直觉来品味，似乎有一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失望，充满着逃离的欲望和梦想。

“香巴拉”与“香格里拉”，这两个词背后的潜台词迥异。

到了香格里拉，我才有了心中的“香格里拉”。一个宁静的田园式的国度，青山绿水雪山，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们有着的是有节制的物质欲望。在如此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状况下，香格里拉应该是一个难以抵达的国度，充满艰难。只有充满艰难才让人神往，才能成为理想。

那里的人们是有精神寄托的，有寄托人才能安宁，才能洁净。

这是一个女性文化丰富的地区，《唐书》上记载的东女国就在这里，相对于工业化的男性社会而言，女性文化以她不为人关注和所谓小众而更神秘，更具价值。例如走婚，例如一妻多夫。

这个圈圈的种种让我着迷，流连忘返。因为在此，我体味到了本真的况味，它持久坚韧。我看到了神迹，处处显现，我也感受到了痛苦，这是一种让人新生的苦与痛。

万物都有灵魂。这边经幡舞动，梵呗声声；那边白色的教堂静静地立于玛尼堆旁或者河对岸，而半山腰，佛教寺庙香火也旺；此地，众神汇聚。

一次一次地行走于此，我越来越沉静。

松赞林寺的转经筒

那一天，我第一次去松赞林寺。

我慢慢地一路转动转经筒，突然想起，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诗里的句子：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我第二次来到这儿。虽然没有转山，没有磕长头，但我内心已经走了很远，已经感受到了温暖，也与你似乎谋过面。

初遇松赞林寺，是中甸军分区的周干事陪同，他是一个军人，对松赞林寺的历史有很深的了解。

看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和直入云天的金顶、吉祥物，我为松赞林寺浓烈的宗教氛围所笼罩，不由地虔诚和神圣起来。

“这就是当年的墙。”周指着一堵在“文革”中被炸毁的墙，让我进入了松赞林寺的历史回溯之旅。

松赞林寺于1679年破土动工，1681年竣工，那时候康巴藏区灾害多，七年连续无收成，民众不遵法度，僧侣不守法规，为了强化宗教统摄力，统治者经康熙皇帝准许，决定在藏区建十三林，松赞林是其中之一。建寺前，五世达赖占卜选择了寺址，并赐名“松赞林”，意为天神游戏的地方。寺院四周的山围成八瓣莲花形，就顺势修筑了宛若八瓣莲花的康仓，分管八大教区，加上宗喀巴殿、护法神殿、净室神舍等建筑，气势恢宏。汉名

归化寺。寺院的前面有圣母湖，背靠“卡日峰”，东面有奶子河的源头，西面与释卡雪峰遥相呼应。寺院建成后，成为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香火旺盛，经常是这样一派撼人心魄的情景：在浑厚的法号声中，酥油灯青烟袅袅，七彩经幡缓缓飘动，身穿红衣头戴鸡冠帽的喇嘛的诵经声此起彼伏，朝圣的信徒络绎不绝……

神庇护着他的子民们，不论他的子民们是否崇敬他。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莲花生大师曾说：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莲花生！

我一直认为我是无宗教信仰者，我对宗教的理解程度仅在于我尊敬宗教和尊敬有宗教信仰的人。

周干事告诉我，1936年5月1日，红二、六军团集结在当时仅有几百户藏民的中甸县城和近郊，老百姓大多躲进了山林。城外有座喇嘛寺就是松赞林寺，活佛松本对红军也惊恐不安，令全体僧人紧关寺院大门，严加防范。其中有位夏那古瓦的喇嘛自告奋勇地当代表，愿同红军首领谈判。5月2日，贺龙拜会了活佛，并进入佛厅。活佛和八大老僧表示愿为红军筹集粮草。两天后，就筹集了十万斤。松赞林寺对共产党打天下是有功的，而贺龙的功劳自不必言说。

三十年后，贺龙和寺庙都遭受灭顶之灾。

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我问周干事，“那寺庙里的文物和珍宝呢？”“都毁了，全遗失了。神佛雕像宝座上镶嵌的珠玉宝石、金银、琥珀、玛瑙……统统都没有了。”我从神像面前双手合掌轻轻走过，“那现在的寺庙恢复了原先的雄伟吗？”周干事说：“我听庙里的大活佛说过，目前的状态还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我内心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也有着一种“钦佩”，人的力量，能创造世界，也能改变和毁灭世界。

历史总会让同一个主题做各式各样的变奏。我和周干事站在重建并仍一直在建设中的松赞林寺高高的平台上，听五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无

言地望着远方。

第一次松赞林寺之行，我受到的是历史的教育，而第二次，我却越来越感觉到与神的接近。

有时，从人间进入神域是很轻易的事情。

第二次松赞林寺之行，是藏族诗人扎西、中甸日报的编辑斯那取顶陪我。这一位斯那取顶是当地的文化精英，我和扎西都称他为“阿多”（中甸对大哥的尊称）。

这一次的天气出奇得好，与我上一次来时完全不同。3路公共汽车绕过一道长长的山梁，前面赫然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建筑群坐落在呈流线型的小山丘上，大大小小的房屋覆盖了整个山头。顶端两幢5层藏式碉楼，名扎参、吉康，坐北朝南，雄居中央，是寺的主体建筑。该藏式碉楼墙体棕红、层台高拱、檐角高翘、斗拱层叠、镀金铜瓦、旗幡飘扬，远远望去气势雄伟，金碧辉煌。从山顶顺势而下的，是栋栋白墙黑顶的小屋，鳞次栉比，参差错杂，密密匝匝。

走近，走近，我已进入神域。

苍穹下，金色的庙顶壮观辉煌，一条朝圣的石阶梯，陡直地从山顶上垂下来。白云被风吹动，大片大片的，一会儿把寺庙上的阳光挡住，一会儿又在天边快乐地跑着。寺庙飞快地阴晴变化着，金碧辉煌的庙宇一会儿变成凝重的暗金色，石梯上行走的僧人，深沉的赭红色僧袍，走着走着就完全进入了另一种境界。

拾梯而行，两边的藏式建筑静谧庄重地守卫着，鹅黄的墙，檐口和门窗细细地点缀着鲜艳的藏饰图案。有的门口挂着青花印染的布幔，风格全是藏式的。穿行在院落的土墙外，有的屋顶已经长起茅草，风吹起时，叶子互相拍打，发出沙沙的声音，偶尔还有一两只鹰炫耀地回旋而过。

两边的房子修建得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大一点的院子，门口有一排转经筒。我们安静地走到门口，摸着金黄色的圆筒上隐隐的图案，一个一个

地转过去，古老的院子里木轴转动的声音神秘而和谐，淡淡的幸福从指尖上传过来。

——通向山顶的石阶在山巅庙宇的红墙外打了个折，迂回的一段石梯，将金碧辉煌的庙宇围起来。站在楼道中部的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甸古城区。

天空好像在这里变宽了很多，低低的云被风吹成一丝一缕的，在周围的山上挂着。山是光秃秃的，或黄，或紫褐色，隐约有些绿。阳光暴掠过的土地，一片干涸的黄白色，小小的土房子低低地伏在山坡上，近处的树枝带着一点零星的绿色伸向天空，枝头在房屋的罅隙间将天空分割成乡愁缠绕般的龟裂状；几树高高的雪白的不知名的花开放着，夸张而茁壮的仙人掌伸展着……更多的是天空，响晴的天空，蓝得心无杂念，完美地在视野里，清晰而洁净。这个传说中的天堂，安静祥和，在阳光的照射下，细致而优美地显现出它空旷恬静的美。

红墙内是圣境。和其他藏庙一样，松赞林寺的门口是一个宽阔的坝子，高高的旗幡迎着风招展着；坝子很大，热闹非凡的庆典和朝圣可以在这里从容地举行。

有风时，庙四角的铃铛清脆而悠扬地响着，整个寺院被风吹奏起古老的静谧。广场上流连着几只老鹰，一会儿盘旋着俯冲下来，腾地又突然飞起，旺盛的生命，翅膀飞腾野性而神秘，给庙宇添了几分高原的粗犷。

进入庙宇的门在右边，小小的门，微弱的自然采光，中间玻璃天井透进来的光给门边的转经筒披上一层柔柔的逆光光晕。

厚厚的木头地面在脚下吱呀作响。

楼梯也是木头的，很陡，窄窄的，两个人刚好能错身而过，叽嘎叽嘎地响着。寺庙内光线不好，周围又都是奇怪的声音，走着走着就感觉到一种意味深长的神秘。

不算大的寺庙里面是层层叠叠的廊柱，虔诚的信徒顺着迂回的木梯爬

到上一层的圣殿里。微弱的光线中，烟雾缭绕，老式的木房子呼吸着经久不衰的香烟；大殿里神像金光闪亮，高贵圣洁。

走在我们前面的藏民，穿着现代的衣服，微黑的脸膛泛着红光，轮廓分明的线条。他们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两只手合在头顶，合着掌徐徐降到鼻尖，再慢慢放到胸前，不知道他们祈祷的是什么。有的人埋着头，表情凝重地全身匍匐在神像前，两手向前摊开，完全伏倒在神前，沉闷的佛堂甚至能听见他们头叩在木板上咚咚的响声。

佛祖右脚边是戴着眼镜的小喇嘛，黑黑瘦瘦的，一俟拜佛的人叩完头，往功德箱里放上几块钱，便利索地从身边的托盘里挑出一串木佛珠，往施主手掌上一挂，一段佛缘就这么结成了。

顺着人流在寺院里转了一圈。寺庙里供着几尊大大小小的佛，几乎都是金佛。昏暗中的那些从酥油灯而来的流光让人信服，四面八方的信徒赶到这里。佛堂一角的喇嘛，暗红色的衣服，倦在那里，目光深邃，有些尘缘纠结的香客，围在喇嘛周围，满面心事地相对着。

走进大殿，一个昏暗空旷的空间，众多方型大柱耸立其间，壁画彩绘墨浓色艳，殿内供有巨大佛像，足有两层楼高，有弥勒佛像和宗喀巴，及五世达赖铜像、七世达赖铜像，大殿两壁为藏经的“万卷阁”。大殿虽为土木建筑，气势却浩大，据说可坐一千六百名僧人念经。殿内神龛上成百上千盏酥油灯燃烧着，辐射出红黄的光晕，青烟连同宗教的气息扑面而来。

有几只狗也夹在其间凑热闹，跟着主人爬上爬下，对着转经筒摇头晃脑，还有狗儿跟在主人的脚后发着呆。空寂的佛堂，有了生灵的趣味。结缘而出的人群带着对另一个神灵世界的幻想，重新回到阳光明媚的大殿外。

扎西说他酒喝多了，不能进庙。我和阿多在大厅里走着，他将他那深厚的藏传佛教的知识传授给我。他领着我躬身从大厅两侧的一排悬着的装

经文的柜子下走过，他说，这些被活佛喇嘛念过、手摸过无数遍的经文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他不厌其烦地示范着，目光专注，嘴唇不时翕动着，想必是在默念祈祷之词。

出了大厅，在门廊里，他指给我看那些色彩鲜丽的壁画，有的壁画描绘藏传佛教格鲁派至尊宗喀巴大师，有的描绘“六世轮回”，有的描绘“往生”。出了大厅，阿多一路和我讲着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特点和人物，有刚毅的天王，风情万种、妖媚的罗刹女，严厉的护法金刚。还有明王与明妃的结合体，代表着藏传大乘佛教利众慈悲与无上智慧。这些美术作品造型奇诡，设色明亮大胆，形象威严，无不刻画出神的超人强力，那是不可抗拒的信仰的威力。雪域净土的佛教绘画，密宗气息弥漫画面。无穷的梵天梵地和自然环境的不可征服性相沟通，显示出狰狞强悍的美，这是生存必备的一种力量，是艺术中的最佳转换。

无所事事的扎西却并不无聊，在大殿外拍照片，有纯真的孩子和小喇嘛一起嬉戏，有一个年轻的男老外斜倚在佛堂前的台阶上小睡。

在扎西的思维中，人间和神界是有许多相融之处吧？！

从大殿楼顶放眼远眺，中甸高原尽收眼底，连绵的山梁、淡黄的草地和秀丽的河流在阳光下闪亮，寺前是早已干涸的卓玛湖，两侧是收割后的草坝和高耸的青稞架，南边是森林密布的高山，西边远远可见晶莹的雪山，真是个好地方！

阿多和扎西告诉我说，寺庙建起后很快成为滇川藏交会处方圆千里的藏传佛教中心，鼎盛时僧侣达三千多人，他们在此讲经论道、著书立说，弘扬佛法、传播文化。那时有严格的清规戒律、严格的教学组织，有完备的教义和教法体系，藏传佛教也因寺院的存在而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寺院成了本地政教合一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如今，权力带来的荣耀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一尽，剩下的，只是作为一座大型宗教寺院本身所具有的庄严和神圣。

走下陡直的台阶，好像经过一次加持，从神界回到了人间。

我们一起转身，抬头望着高高的殿堂，站立。黄昏时的松赞林寺在浓浓的宗教氛围中散发着金色的辉煌，使我再一次陶醉在那令人痴迷的气氛里。五色经幡，金色法轮，白的墙，红的顶，那种明艳与夺目，把我心中最纯净与庄严的色彩渲染到了极致。一时间，我的心被无以言表的幸福充盈得满满的，满满的。

时不时地，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顺时针转动着的转经筒，木轴发出的“吱吱唧唧”的声音仿佛在诉说。

如果说，寺庙是神佛的居所，那转经筒就必定是人与神交流的媒介，由心而生的语言只有自己和神佛知道。

3 路车，通向松赞林寺

3 路车，从独克宗古城旁的中甸军分区门口开往松赞林寺。

这一路，正好贯通整个城区，由南向北，开进草原，开进村庄，也就从人间到了神域。

中甸人少车也少，好像只有总共5路公共汽车，车资一元，招手即停，想下就下。

我在中甸总共乘过两次公共汽车，都是3路车，巧合的是，都是同一趟车，车上司乘人员是一家三口，那小的才不到两岁。我的两次3路车之旅皆与吃有关。

我从军分区出来，起点只有我一人乘车，于是我就逗那个孩子玩并和年轻的母亲聊起来了。他们是四川人，来这儿生活已经三年了，起初是做点儿小生意，后来就承包了这车，做起了市内运输。

聊得开心，后来上车的客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回寺的喇嘛在松赞林寺有好多年了，他说他看到了城市的变化。他很有趣，说到3路车的变化时，全车跟着大笑。

他说，原来的3路车是最脏最破的，好玩的是，那时的车是司机手动开关门，工具就是一根橡皮筋，一定要一根粗粗的橡皮筋，一头拴在档位杆旁边，一头拴在门把上。注意，那橡皮筋要有弹性，长度要控制在不用力拉的时候，比从档位杆到车门的实际距离短一点儿，让两头拴上之后，有一个似紧又松的力度，加在车门上。这种手动装置其实在一种力的作用

下还会成为一种“自动装置”呢，就是，利用汽车启动加速的惯性关门，用停车减速的惯性开门。但这个就要求司机要有很好的控制技术才可以，要不就不该开门的时候就开了门，不该关门就把门给关上，还夹着人！

喇嘛一说完，他自己笑了，连一直不说话的司机哥哥也笑了。

这是上午十时多，一路上上来了不少的喇嘛。我问我旁边那个说笑的胖喇嘛说，你们都认识吗？他说，基本上是不认识的。因为都不是在一起的，就像你们有单位的一样，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

本想在城中心就下车，去逛自由市场，可一路这么聊着，就到了终点。我没有下车，我旁边的喇嘛一看我不下车，他很认真地说：“喔，你太客气了！把我送到家门口了。”我笑了起来，他下了车，走出几步，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之后，他笑着、大声说：“祝你平安！”

这是我没有预想到的快乐！

往回返，进城，车上人就多了。我又付了一元，那个年轻的母亲说，不用了，脸红红的。司机哥哥问我：“你是当兵的？”我想他看我是从军分区上的车就有了这种想法吧，我如实说，很多年前是，现在不是了。

我说我想去自由市场，那司机哥哥终于说话了，他问我去干什么。我说去“看菜”。他笑了起来，说中甸有三个菜市场，到时，他会把我放在最大的那个市场附近。

我是有“菜市场迷恋症”的，我知道，就算最贫乏的城镇，都会有菜市场，当然分为公办和“自由组合”，而那种“自由组合”的就更充满了吸引我的种种元素。我对一个地方的人们的兴趣远比对自然景观的兴趣大得多。那上哪儿能看人们的真实本土的生活？菜市场。上菜市场像当地人一样逛，会发现自己很快进入了一个日常生活场景。这里有各种当地的土产、瓜果蔬菜、劳动工具、锅碗瓢盆……身边正有人在用方言讨价还价，可以轻松地看着大部分我想知道的事情：物产，人们的生活习惯，语言习